

工友情怀

# 绿衣使者

□邱海鹰 文/图



人们常说，生命离不开绿色，生活离不开邮政。只要有人的地方，就有绿色的邮政和穿着绿色工装的邮递员。

有这样一位邮递员，20年来，头顶朝阳、身披晚霞，手遮烈日、脚踏冰霜，走街串巷、进门入户，把一张张散发油墨清香的报纸和一封封饱含情意的信件，准确无误地投送到千家万户。这位被喻为“绿衣使者”的邮递员，便是赵勇。

年近半百的赵勇曾打过短工，当过水果小贩，2000年10月进入邮政当上了一名邮递员，一干就是20年。“刚开始穿上绿色的工装，骑上绿色的自行车，穿梭在大街小巷，感觉很自豪、很拉风。但时间久了，便体验到这个工作很辛苦、很枯燥。”赵勇说，一年365天，每天一大早便开始接邮车、搬邮件、分报纸、投递报纸杂志和信件，风里来、雨里去，春夏秋冬、周而复始，有时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机器人。

赵勇刚开始跑投递的时候，由于业务不很熟悉，每天负责的报刊和信件投递业务量很大，路

段又太多，投递时常出错，这让他对自己失去了信心。特别是有些时候，由于邮车迟到，报刊只能第二天送达，个别不理解的客户便怨声不断，赵勇在委屈中曾产生了放弃的念头。但当他想到不少客户因看到他及时送去的信件而高兴的样子，心里也就平静了下来，加深了对邮政投递工作重要性的认识。

风吹日晒，邮差最帅；风雨无阻，邮差最苦。十多年前，电脑、手机尚未普及，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多靠读报纸杂志，再

加上当时的交通工具也落后，为及时把报纸等邮件分送到客户手中，赵勇和同事只好骑着自行车，驮着近百斤重的邮件穿梭于大街小巷。

2006年7月的一天下午，赵勇冒着室外40多摄氏度的高温闷热天气，骑着驮有80多斤重报纸杂志的自行车，正在一段上坡路段艰难行进时，突然天空落下倾盆大雨，为了不让邮件被雨水淋湿，他一边脱掉衣服遮盖邮件，一边快速推着自行车欲到街边躲雨。谁知在慌忙中，他的身子和

驮着邮件的自行车一同翻倒在地，腿部被自行车支架扎伤，鲜血和着雨水随着街道淌流着，染红了一大片。街边一位好心的居民见状，撑起雨伞跑来，忙扶起赵勇和自行车……“我们跑投递的，这样的事经常遇到。身体受点伤不要紧，只要邮件不受损失。”

“投递员的工作看似简单，却需要加倍努力和用心！”赵勇说，“我们每天不仅要及时送到订户手中，而且还要做到不漏递。”而对于信件投递，更是要有责任心。平常一般信件只送到小区门岗或单位的收发室，交由值班人员代转，但对于特殊信件，就要特殊对待了。在一次投递一封来自监狱的信件时，赵勇考虑到这封信毕竟来自监狱，可能涉及到客户的隐私，投递员有义务保护客户的隐私，需要把它

交到收信人的手上。当赵勇爬上9楼，收信人看到赵勇气喘吁吁的样子，很是感动，连声道谢。

近年来，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，虽然报刊订阅和信件逐渐少了下来，但邮政其他业务也应运而生。除了投递报刊信件，他们还要完成其他任务，并非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，邮政快消失了！由于投递组人员较少，工作繁忙，赵勇很少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年迈多病的父母和尚在读书的孩子。他的妻子为了给家庭多增加一点收入，只好摆一个卖水果的小摊点，赵勇只能挤出下班休息时间，拖着疲惫的身子去帮妻子一把。

赵勇常说，既然选择了邮政投递工作，就要对得起自己穿在身上的这套绿色工装，对得起客户期盼亲人信件和报刊到来的眼神。

## ■ 图片故事

### 心底的雕塑

□梁炜 文/图

刻在石碑上的不见得伟大，刻在心底的不见得渺小。我有一颗源源不断记忆着感动的心，我借助着一支笨拙的笔，把我的老师描绘。

#### 石碾

记忆中常浮现出那盘石碾，盘卧于小村露天街道。

石碾滑溜溜，圆鼓鼓。碾盘大如舞台，我们十几个“开裆裤”能全部在它上面舞姿弄姿。春天，我们在它上面抬“花轿”，娶媳妇。把那桃花、杏花偷偷插在小女孩的头顶；夏天，我们在它上面睡觉，昼凉夜凉；秋天，我们会偷来一裹兜绿皮核桃，放在它上面，喊着号子，推动碾滚子，碾得核桃啪啪响；冬天，我们便将小雪人堆上了碾盘……

和石碾一起浮现的是一位老人。他把我们赶下了石碾，他让我们走进了人生。

老人，令人难以忘怀。一张略带苍黄而清瘦的脸，鬓鬃斑白。唇间常在清晨滑出一些低哑而微含醺醇的吟哦。他穿着小口布鞋，走路异常轻捷。没有人教，我们很自觉地跟上二三年级的大哥哥、大姐姐们喊他马老师。

马老师很严厉，也很会教训孩子们。那圆圆的眼镜后面的脸我一直没敢正眼细细地瞧过半眼。据爷爷说，他第一个在县城读了秀才，村上人用喷呐、红绸花把他迎回村子。于是，他第一个在石碾旁办起了柳村小学。当年血气方刚、风华正茂。从此，小村里的孩子才结束了风雨中翻



山渡河求学的艰难；从此，石碾有了生气。石碾便成了“学前班”课堂。

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马老师在石碾旁讲白天鹅，讲灰姑娘，讲圆明园，讲渣滓洞，讲祖冲之，讲卖火柴的小女孩，讲他一生企慕向往的小村外那个浩瀚五彩的世界，讲宇宙的奥妙与神秘……

夏天的黄昏，马老师把我们带在石碾下，让我们整整齐齐地坐在碾道，他蹲在那石碾上给我们讲无尽的童话，惹得晚霞也笑红了脸。

马老师终于老了。他走不上讲台，却喜欢在晨曦暮霭中在石碾上小坐。燃一锅早烟，让浓浓的烟云飘向天空。那烟云袅袅升腾，似一群群乳燕飞向蓝天，呢喃的燕语是他如歌的人生。

哦，他坐化成了石碾。

#### 古柏

那两人合抱粗的千年古柏，谁也不知道它植于何年何月。

古柏镇着一院古庙，后来便成了小学校，容纳一院的叽叽喳喳。老师有三位，一位高中毕业的村姑，一位师范肄业的青年，一位任教23年的老公办。

老公办姓范，五十挂零。矮矮的个头，微圈的脊背。头上虽杂了不少白发，却依旧是当时时髦的偏分头。一双眼睛由于先天

性生理缺陷而使眼白和眼黑极不合比例，一瞧人便向右边斜去，因此村上人叫他“斜眼”。自然，我们作学生的不敢叫。

老范是校长，书自然也教得好，可严厉得令人寒心。别人说一年级难带，他带；别人说高年级难教，他教。

他离不开那棵古柏。范老师提一串拼音卡片，一头拴在房檐下的窗框上，一头拴在古柏上，用那竹棍一作教鞭，二作戒尺，把灵性的种子播入幼稚的心田。他说：“那一串字母是一串神奇的钥匙，会开启你们智慧的大门。”范老师说得很认真，我们听得神奇。

范老师高兴了，常常用手去丈量古柏。我们围了一圈看。他说：“我希望你们像这古柏，作祖国的栋梁之材，我希望你们像那柏树，四季常青，永远向上……”于是，作文里便有了几十棵“小柏树”，惹得范老师心喜眼笑。

范老师生气了，让几个顽皮捣蛋的同窗站在古柏周围。说，“你们身上也长了斜枝，该铲掉才行！”

不知谁把范老师那双“斜眼”当作自己的杰作偷偷刻在古柏上。学生们看着害怕，范老师看着发笑，说：“好哇，让我永远看着你们长大！”

从此，范老师成了古柏。

## 写给生命的有情之书

——读贾平凹《酱豆》

□黄东光

贾平凹的新作《酱豆》，是一本写给自己的小说，也是写给生命的有情之书，是对往昔的追忆，也是对时代的致敬。故事以《废都》的修订再版为开端，回顾了自已创作《废都》前后的心路历程及出版后的境遇。小说虚实结合，“贾平凹”作为小说人物出现，重塑了《废都》创作的时代背景，抛出了自己对时代的探究，对人性的拷问，读来发人深思。

小说围绕《废都》展开话题，从创作缘起，到写作过程，再到出版发行后，界对作品及作者的评价，林林总总的大小故事，无一不凸显出幽微的人性人情。记忆与虚幻交织，理想与现实纠缠，让貌似平静的都市，不时波澜涌动。透过生活的这张“大网”，我们看到，庄之蝶、龚靖元、汪希颖诸色人等，怀揣着梦想，总想努力改变点什么，但在纠结和无奈之中，却又每每难酬心愿。直到有一天，深陷其中的他们，主动跳出了这张世俗的“大网”，命运才由此峰回路转……

彼时，与《废都》一并起舞的贾平凹，也正经历着生命场上一次艰难的考验。先是婚变，后是在外租房根本难以静心写作，继而是小说出版之后，某些带着“有色”眼镜之人的各种非议，让他承受着很大的精神压力。幸得后来朋友相助，帮他在远离西安城郊的一处水库站找到了一间居室，加之水库站长对他悉心关照，使得他的写作很快进入正轨。岂料，苦心孤诣写出的作品，竟遭遇巨大的争议，关键时刻，又是父亲的一番温润话语，再次坚定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和信心。贾平凹以情真意切的笔触，钩沉起这段难

忘的记忆，精心打捞岁月里的每一颗“珍珠”，以亦真亦幻的创作手法，生动勾连起鲜活的尘世百态。

这是一部意味深长的现实之作。贾平凹既写一本书的前世今生，也写书里书外的烟火人生。既描摹世间的阴晴圆缺，又聚焦生命中那些润泽和感动，予人以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。可贵的是，贾平凹不但真情讲述这些故事，还把自己融入生活的激流当中，洞悉世道人心的同时，一并剖析自己。从困窘时，缘何会心绪难宁无心写作，到读者对他笔下人物的中肯评议，再到他坦承“要对生活进行深度开掘”。这场回瞻，不但串联起岁月中的悲与欢，还有滋有味地呈现出生命中的那些暖和爱。

一部《废都》的诞生，是情与火的交融。贾平凹凭着他对古典文化的深厚底蕴，勾勒着现代版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他言人性中的真、善、美，也针砭社会上的陈规陋习，但更多的是，他把对现实的期许，对未来的憧憬，都留在了我们的美好记忆里。这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艺术魅力，在《酱豆》里也体现得十分明显。作家那种既隐而不发又饱含张力的写法，最终赋予了这部作品充盈的生命力。心动情动中，徐展后、宋从涛……一个个温暖的名字，也连同他们的故事，一起烙印在岁月的长堤中，令人感怀连连。

《酱豆》，一本写给生命的有情之书，贾平凹以此观照自己、观照人生。而对于广大读者来说，从书中汲取正向的激励，感受一些现实的启迪，是幸事一桩。值得叩问的是，面对大千世界，我们又该如何去写好自己的生命之书呢？

## 书海掠影

